

# 火锅炖煮父爱深

□林金石

当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冻得人瑟瑟发抖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准备好一切食材,说:“今晚我们就炖个小火锅来暖暖身子吧!”

说着,父亲就拿来一个大汤锅,然后在里面倒入适量的水,放入大筒骨,父亲说:“做火锅要先将汤底熬好,好的汤底能让火锅更鲜香美味。”难怪,每次父亲做的火锅都异常好吃,每次吃完都能让我回味无穷,甚至当晚睡觉还梦到自己正在火炉边大快朵颐地吃着火锅。

身在这异乡,租住的房子比较狭小,且还是自己一个人,每年的冬天,雪花纷纷扬扬,冻得我瑟瑟发抖,这时,我就会想到要炖一个火锅,然而此时,我也总会想起故乡,想起父亲在冬日里炖火锅的场景。

记得有一年,也是冬天,那一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大。从学校回来,我似乎成了一个冰塑。一进门,父亲就焦急地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接过我的书包,说:“快来,火锅已经好了,赶紧趁热吃点热热身子。”说着便帮我装了满满一碗热汤。那一刻,我一下子就能闻到浓浓的火锅的香味,于是迫不及待地端起碗来,热汤下肚,瞬间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劲儿,有了力量。在这样寒冷的严冬,吃着父亲做的热气腾腾的火锅,真是幸福又美好。

就这样,我整个童年的冬天都是在父亲炖煮的火锅中度过的,所以,那时的冬天,哪怕天气再冷,雪花再大,我也不觉得冷。

一直以为,这种日子,这样的幸福可以绵延一辈子,可是,我错了,因为时光易去,年华易老。父亲在时光的打磨中,渐渐地上添了许多银发,脸上添了许多沟壑,双手和双脚也渐渐变得迟钝了。

有一年过年时,当我迫不及待推开那扇熟悉的门时,幻想着父亲能像儿时那样拉着我的手说:“快来,火锅已经好了,赶紧趁热吃点热热身子。”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然后小声问母亲:“这是谁?”母亲说:“这是咱女儿。”父亲似懂非懂地喃喃自语:“女儿回来了……”我一惊,忙问父亲:“爸,您怎么了?”母亲说:“今年春的时候病了一场,医生诊断说高血压,伴有中度老年痴呆……”听母亲这么说,我顿时如五雷轰顶,一股深深的凄凉感涌上心头,泪也不由自主地从脸颊滑落:“妈,您怎么不告诉我呀……”“你爸清醒那会儿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要跟你说,怕影响你工作。”我真的没有想到,岁月可以这么无情,活生生将父亲的记忆掳走,将父亲的容颜与威严掳走,但所幸,岁月没有将父亲的坚强掳走,而且也掳不走,因为父亲永远都是那么坚强。

这年的冬天,故乡没有下雪,风也没有儿时那么冷,一切都变得很温暖。我学着儿时父亲的模样支起一个炉灶开始炖火锅。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旁,细细品尝着冬日的火锅,父亲吃得很慢,很慢,手微微颤抖,看着父亲的模样,我心如刀绞,模糊的泪眼中,我又看到了当年我们一家人吃火锅时的场景,那么温暖,那么幸福……

# 老妈的“压岁钱”

□国宏

过年时都是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而在我们家,却出现了“敬老压岁钱”——我们哥五个给老妈发“压岁钱”!

老妈今年94岁,一辈子生养了五个子女。老妈生在农村,一生土里刨食,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哥五个抚养成人。去年春节,全家21口人在吃团圆饭时,大哥突然提议:老妈年年除夕给孙辈们发“压岁钱”,咱们哥五个春节时能否给老妈发一次“压岁钱”?“压岁钱”的作用是祈福、祛灾,作为儿女,我们谁不盼望老妈晚年平安快乐、健康吉祥呢?所以大哥这一“临时动议”,一经抛出便赢得了满屋掌声!于是去年春节,老妈收到了1万元的“压岁钱”。儿子给妈发“压岁钱”,一时间不胫而走,成为全村的佳话。

别看老妈上了年岁,思想可一点也不落后,她把“压岁钱”作为自己晚年的“第一桶金”,开始了“大肆挥霍”——

首先,她拿出5000元,设立了“家庭奖励基金”。五个孙辈(包括外孙女)评上“三好学生”或“优秀班干部”,每人就发500元现金或500元图书作为奖励。其次,老妈拿出680元,订了《老年报》《农业科技报》等报刊,办起了“家庭图书阅览室”,自己在增知的同时,还免费给乡亲们提供了精神食粮和生产技术。三是老妈拿出1000元,为村里的老年秧歌队购置了团扇、锣鼓、唢呐,全新的“武装”了行将“歇业”的老年秧歌队,为村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农闲时节,村里的锣鼓又开始敲了起来,乡亲们扭起了欢快的秧歌。村小学的操场地势低洼,一到雨季便成了池塘,孩子们无法做操。细心的老妈平时早就注意到了这件事,她拿出1400元雇车拉土,垫平了村小学的操场,感动得师生派代表登门向老妈致谢!接着,老妈又买了十几个评书机,送给了村里85岁以上的老年人。看到老人们每天揣着评书机,听得津津有味,我们打心眼儿里佩服老妈:人老心细,绝对是一个“暖婆”!

万元“压岁钱”就这样在一年当中被老妈“挥霍”掉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大款眼中九牛一毛的1万元,在老妈的手中竟魔术般地起了“化学反应”,收到了几何倍数的社会效应!乡亲们都对老妈赞赏有加,齐夸老妈是一个有责任心、有爱心、与时俱进的时代“暖婆”!

老妈的“挥霍”之举,不仅让我们哥五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内心也深受触动!大哥近日“发话”:今年春节,我们哥五个不但照常给老妈发了“压岁钱”,而且数额增加20%!已是一家公司小老板的老妈长孙,今年春节也参与其中,将给奶奶发一个大红包,作为“压岁钱”,向这位高龄的“暖婆”致敬!受老妈的影响,我们整个家族都开始重新规划各自“小家”中的压岁钱,各个家庭都在重新审视压岁钱,想方设法让压岁钱花得更有意义!

# 淡淡梅香寄晚晴

□陆明华

进门,一股浓香扑鼻而来,原来案上大肚花瓶内,浸了一把素心腊梅。一定是老妈过来了。

老妈退休前在园林单位工作,每年当梅花开始吐蕾时,老妈总会抽空去梅花丛中转转,这是老妈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和梅花相处久了,都成了老朋友,花开花落,每次的心情都会从最初看到花开的满心欢喜到最后花瓣落地成泥的淡淡哀伤,这种过程,其实也是一种享受。

梅花的种类多,开放的时节也不一样,多数的梅花,其实也并不具有凌寒独自开的风骨。不少梅花都是在立春之后才开,那时候春气已动,大地微暖。真正开在寒冬腊月的,只有腊梅。古人喜欢踏雪寻梅,所寻的大抵也是腊梅,因为春天梅花开的时候,即使有雪,也是短时间的,哪里还有积雪可踏。

腊梅开花的时候,叶子几乎都落光了,剩下的是光秃秃的树枝。没有了绿叶的腊梅树枝,看上去是干枯的,像苍老的手,没有血色,没有生机,所以,腊梅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干枝梅。干枝梅好,外表枯槁,里面却是春意盎然。别的花朵尚在冬眠,而腊梅顶风傲雪,它承受了风摧残叶之苦,开出了一朵一朵玉玲珑,像皇冠上的宝石一样。有道是:“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腊梅,就有这样的傲骨。

赏梅时,老妈习惯拿着手机在梅树丛中一朵一朵地寻觅梅花的身姿。虽然这些梅花粗看都长得差不多,但细看仍能找出许多有趣、独特的个性,有些甚至会让老妈看得发愣出神。瞧,有一朵红梅已经进入盛花期,层层紧贴的花瓣上,居然有两片擅自离开团队高高竖立;有一朵小白梅,花瓣只是微微张开一个口,里面的花蕊硬是迫不及待全部跑了出来,一副势不可挡的架势,老妈在整个梅园里还从来没发现第二朵有这般气势。

一截被人折断的梅枝静静地躺在地上,枝头上的十几朵梅花已然盛开,老妈把它带回家插在水瓶里,色泽虽有些暗淡,香气却依然在弥漫,散发着它最后的美丽。

老妈对着腊梅,隔着玻璃杯子看自己,俨然是岁月已深,而心也静。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季节见证着一去不复返的人生,在光阴的河流之上,人生的坐标是波浪曲折向前的,高潮有时,低谷也有时,只有经历过严寒的冬天,才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就如腊梅,须经霜雪,才能暗香悠远。